

《礼记》的“冬温而夏清、晨省而昏定”应该怎样解释？

How Should We Understand the Passage in *Li Ji* about

“Warm in Winter and Cool in Summer;

Xing in the Morning and Settled in the Evening”?

冯欣明中英双语著

By Feng Xin-ming,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弟子规¹》的“冬温夏清、晨省昏定”一段，出自《礼记·曲礼上》²的这句话：

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丑夷不争。

《弟子规》该段的作者原意，就只能是一千多年来的普遍传统理解，即九岁黄香的冬天躺在父母床被里使其温暖，夏季则先扇凉父母的席子的孝行，和晨早问候父母安好与否，黄昏则整理父母的床被，令父母安定。否则的话，作者必然会另加说明的，因为当时的人们都知道为父母整理床被和晨早向父母问安，是高级孝行的要求，读书人则知道这要求是出自《礼记》的。

¹ 见本网站的《弟子规》原文及译文：

http://www.tsoidug.org/dizigui/dizigui_web.pdf

See URL above from this website for original Chinese text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i Zi Gui (Rules for Students)*.

² 《礼记正义》，十三经，中华书店，1980年印于北京，第一卷，第1,233页。

Li Ji – The Correct Meaning, “The Thirteen Classics 十三經”, published by Zhonghua Shudian 中華書店, Beijing, 1980, Vol. I, p. 1,233.

但是，时到今日，我对《礼记》这句话的传统理解持有疑问。当然，我并不反对子女们为父母作出一点服务以报答一点父母教养之恩。我认为，这种为父母服务的孝行对孩子们的教育和培养极为重要，必须要求。但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礼记》这句话的传统理解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要从历史上最早这样理解的源头说起。

公元128-200年东汉末年间生活的郑玄，亦被称为郑元（见清朝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是最早对《礼记》作出整部书的续段注解的。他对“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这句话的注解是：“定，就是整理父母的床衽；省，就是问父母情况如何，是否安好。清字是以冫冰为部首的，是使冷的意思，有些版本使用以水为部首的清字，这是错误的。衽，就是床席。（定，安其床衽也，省，问其安否何如。清从冫冰，冷也，本或作水旁非也。衽，席也。）”³所以，郑玄把《礼记》这句话跟整理父母床联系起来，而且，他强调了夏清是“使清凉”的清字。这个清字就为后来把《礼记》的“夏清”理解为孝子夏天对父母的床被“使清凉”，即郑玄出生之前生活的、郑玄也必然知道的黄香九岁时名满天下的孝行，定下了凭据。郑玄之后，人们便可以把黄香的冬天躺在父母床被里使其温暖，夏季则先扇凉父母的席子，理解作为《礼记》对“凡为人子”的“冬温而夏清”要求了。所以，郑玄的注解是传统理解的源头。

这样的理解是历史什么年代成为普遍的，我未能查到，但应该是奉唐太宗命对《礼记》作出进一步注疏的陆德明之后的事情。这是因为陆德明对这句话的注疏中，没有对“冬温而夏清”作出比郑玄更进一步的注解。也许是宋代成为普遍吧，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可能早已经有学者把年代研究了出来，只是我孤陋寡闻，尚未知晓。

³同上。Ibid.

所以，跟据传统的理解，《礼记》那段话就得作这样的解释：

礼要求凡是作为人子的，冬天要把父母的床被弄得温暖，夏天要把它弄得清凉；黄昏要把父母的床被整理，从而令父母安定，早晨要问候父母安好；跟同辈（丑）一起时要不争执。

那就是说，孝子应该为父母冬天温被、夏天凉席。再说一趟，我并不反对子要为父母作出一些侍奉，但我觉得这样对《礼记》的理解是可能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礼记是春秋战国即公元前400年至前200年左右编写的，而为父亲冬天温被、夏天清席的孝童黄香则是东汉生于公元68年，逝于公元122年的人。那就是说，《礼记》是在黄香生前三百至五百年写的。如果那本到了东汉年代已是儒生必念的经典，已经把为人子必须为父母温被凉席的论点提倡了三百至五百年之久，那么，为什么那时出了个黄香温被凉席，人们会这么惊讶呢？为什么那时会把温被凉席看为是至上的孝道，至于汉朝天子会因此后来把他从当时是比较偏僻的南方江夏提拔到京城来做朝廷的官员呢？应该是不会的。所以我认为，《礼记》这段话的原意，有可能并不是说，为人子则须为父母冬天温被、夏天凉席的。

那么，《礼记》那段话，意思究竟是什么呢？可能尚待研究。让我现在就尝试一下抛砖引玉吧：作为探讨的一个选项，我认为这段话的意思可能是：

禮要求做人子的，冬天要保持溫暖，夏天要保持清涼；黃昏要安定下來，早晨要省察自己的行為；跟同輩（醜）一起時要不爭執。

这样《礼记》这段文就很顺理成章了：《礼记》是说，礼要求做人子的，要努力自爱⁴，要照顾自己的身体，也要保持良好的品行。冬天保持温暖、夏天保持清凉、和黄昏安定下来这三项，是关乎照顾自己的身体，省察自己的行为，而省察自己和不跟同辈争执这两项，则关乎保持良好的品行。

如果要按照传统理解的话，《礼记》这里说了五项为人子要做的事：冬温、夏清，昏定、晨省、和在丑不争，为什么五项里的头三件竟然都是关于父母的床被呢？试想，对还没有病重的父母来说，床被让子女每晚整理，有多么重要呢？当然，孝子孝女们知恩报恩，对父母尽了无微不至的细心侍奉，是一件很好、很值得提倡的事，但这比起子女照顾自己的身体和保持良好的品行，会更为重要吗？孔子学生曾子着的《孝经》的第一章，不是说过照顾自己的身体，是孝的开始，而品行高卓，把名声传扬于后世，因而显耀父母，是孝的终点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第十章不是说过如过品行不好，在上骄，在下乱，或跟同辈争执，那么虽然对父母侍奉得很周到，甚至很豪华，达到“日奉三牲之养”，仍然是不孝的吗？“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⁵而且，《孝

⁴ “努力自爱”是中国一个传统的概念；一个人必须自爱才能对自己有高水准的要求，才会有崇高的品行和志向。相反地，一个人不自爱的话，就会变为“自暴自弃”，就会堕落。

⁵ “Working hard and loving oneself”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 one must love oneself in order to be able to place high demands on oneself, in order to have noble character, conduct and aspirations. In contrast, if one does not love oneself, then one will come to “abuse and abandon oneself”, and will degenerate.

⁵ 见本网站的《孝经》原、译文：

http://www.tsoidug.org/Papers/Xiao_Jing_Transltn.pdf

See URL above for original Chinese text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Xiao Jing* (*Classic of Xiao*).

经》对孝的讲述，大部分都是讲述品行要好，而虽然有说及丧礼的一些细节，并没有提及任何侍奉父母的细节，连父母生病的情况都没有提及。如果按照传统理解那么强调整理父母床被的说法，不是跟差不多同年代和同是孔子学生或学生的学生所着的《孝经》强调完全不同的东西，有所唱反调吗？但如果按照我提出的理解说法，《礼记》和《孝经》都变为强调同样的东西，都唱同一个调子。所以，我认为，我提出对“温清省定”句子的理解，大有可能是《礼记》作者的原意。

我认为，我提出的理解有可能符合《礼记》作者原意。可能《礼记》跟差不多同年代的、作者都是孔子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的《孝经》一样，都强调礼和孝同样地对为人子女们的要求，是要自重自爱，要照顾自己的身体，更要保持良好的品行。